

過年前夕的冬日，在香港一個有機農場，一群視障人士跟隨志願者的聲音導航圍在灶台前，雙手小心翼翼地捧着剛從田裏拔起的白蘿蔔，臉上洋溢着驚喜的笑容。空氣中瀰漫着蘿蔔絲的清香與粉漿配料的甜味，伴隨着刨絲器削削之聲，以及鏟子與鐵鍋碰撞聲響，一盤盤蘿蔔糕正在他們的親手製作下成形。

這是香港口述影像協會為視障朋友打造、有聲有味的開年糕點製作活動，更是本港社會在過節氛圍下，共融共情的特殊連結。

●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盈盈
●圖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涂穴

◀那份年味不只在味道，而是在「我都參與到、我都做到」的踏實之中。



●婉娥牽着國輝的手在農田裏慢慢走。

有一種浪漫，

叫「聽見」蘿蔔香

視障夫憑妻口述共嘗農家樂 「黑暗」中尋覓共融共情



●國輝與婉娥拔到蘿蔔欣喜若狂。



●蘿蔔糕正在製作中，香氣洋溢四周。

愛妻耳語補足輪廓 煮出情人節的真諦

特稿

蘿蔔糕製作活動當天恰逢情人節，婉娥與國輝結伴到達農場，婉娥在前牽着丈夫的手，步伐刻意放慢，邊走邊以短句提示方向與腳步。

為丈夫逐點解說指尖觸感

下田拔蘿蔔前，主辦單位安排參加者先摸觸感圖。婉娥把國輝的手引到圖面，逐點解說他指尖所觸到的結構：「上面是蘿蔔葉……有三條較粗的直線，那是葉的框架。」國輝則用雙手沿着紋理辨認，邊摸邊回應：「一塊、兩塊、三塊……我覺得這裏有三塊葉子，中間有四塊葉子……」他觸覺完成辨識，而太太以語言補足輪廓，兩者相互銜接。

摸完觸感圖，口述專員表示，接下來會派發真正的蘿蔔作比較。國輝幾乎是反射式張開雙手，等候太太把蘿蔔放到掌心，婉娥輕聲提醒：「等一下，未咁快」，沒有多餘話語，從國輝細微的動作中，卻看得出這是他與太太長時間磨合而成的默契。待真正摸到蘿蔔根部的分岔，國輝像個孩子般：「點解人家（蘿蔔）有兩條鬚，我得一條鬚啊！」等工作人員換了另一個多鬚的蘿蔔給他觸摸，他隨即歡呼「哇！好像人參啊。」雖然無法看見，但親身體驗的興奮，為國輝帶來滿滿的新鮮感。

其後正式下田，婉娥仍牽着國輝的手帶路，協助他找位置、蹲下。國輝說，其實自己失明前亦拔過蘿蔔，但已是三四十年前；如今再試，他先以手掌摸清蘿蔔與泥土的交界，再輕輕搖動把力道帶出來。「嘩！這個好肥美啊。」他拔出第一條短而粗壯的蘿蔔後笑說：「好開心，很厲害啊！」得知可以再拔第二條，他即刻再蹲下嘗試，第二條更大更飽滿，「嘩！呢個大好多！」聽到要拍照，他立即把蘿蔔舉過頭頂，喜悅毫不掩飾。

活動後段進入蘿蔔糕製作。當天陽光明媚，在25度的天氣下，部分參加者在刨絲環節開始輪流休息，國輝卻一直留在桌前刨蘿蔔絲，速度快而穩，一大條蘿蔔很快見底。婉娥在旁一邊陪刨，見他汗流浹背，便拿出毛巾替他抹汗。記者問他累不累，他答得乾脆：「不累。我就是這樣，玩的時候要認真玩。」

到翻炒蘿蔔絲的步驟，國輝亦親自嘗試。五斤蘿蔔絲倒入鍋中，他在婉娥協助下翻炒，笑言「有點重量」。婉娥加入片糖後，他配合翻動；偶爾有蘿蔔絲炒出鍋沿，太太即時提醒位置。

承擔輔助角色 一步步「補位」

是次活動中，婉娥從未有特意要「替丈夫完成」，而是承擔輔助角色一步步的「補位」，以聲音口述指示，讓國輝以自己雙手完成拔蘿蔔、刨絲與翻炒，成就一盤精美的蘿蔔糕。除滿滿的感情外，記者看到了共融支援的真諦。

●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盈盈

喜拔蘿蔔 親製糕點

這群參與者中，年近七旬的尹國輝與太太陶婉娥的身影特別溫馨。國輝是視障人士，婉娥則是他的眼睛——不僅在生活中，更在成為口述影像大使後，用聲音為丈夫及更多視障朋友描繪世界的模樣。

「我從沒做過蘿蔔糕。」國輝笑着說。失明前，他看過世界；失明後，他透過婉娥的描述，重新「看見」周遭環境。「有口述影像大使把環境描述給我聽，我起碼知道環境是怎樣。你說給我聽，我就能想像。」對他而言，刨蘿蔔絲時的聲響、手上的阻力與節奏，都是他與世界連結的線索，把「未試過」變成「做得到」，是最踏實的成就感。

婉娥成為口述影像大使的契機，源於對丈夫的愛。國輝失明後，兩人參與長者中心活動時，常因缺乏適當描述與支援，國輝只能孤獨地坐在一旁。「即使活動中有社工，但現場有太多長者需要照顧，只有他是視障人士，社工不懂描述，也分身乏術。」婉娥決定親自學習口述影像，不僅為了讓丈夫能真正參與活動，更希望幫助其他有同樣需求的視障朋友。



●國輝觸摸蘿蔔的結構。

沉醉刨絲 全新體驗

今次活動中最令他們驚喜的，是拔蘿蔔的瞬間，「拔出來是大的還是小的你完全不知道，有點拆盲盒那樣」，婉娥興奮地描述。而國輝則更沉醉於刨絲的過程，那從未體驗過的觸感與聲音，成了他與年味最直接的連結。夫妻倆在活動中互相協助——國輝刨絲又快又夠力，婉娥則在一旁描述步驟與環境，讓丈夫能安全順暢地完成每一道工序。

婉娥感嘆，很多人誤解視障者只能是被幫助的一方。過去曾有一些長者中心的護老者活動，因國輝的視力問題婉拒其報名，但她堅定地表明「我也是長者，他都要陪我玩！」成功說服對方，國輝也有能力當好護老者的角色。更珍貴的是，婉娥認為「最重要的是他肯出來玩，就是一種陪伴；若他說不去，我自己去也不會那麼開心。」

籲同路人「有能力就出來玩」

國輝亦對各種身體障礙的同路人有着深切呼籲：「有能力就出來玩……把自己收起來只是生存，不是生活；生活要多姿多彩。」他並期盼協會能舉辦更多活動，讓更多人認識口述影像及培訓更多大使，告訴視障朋友，世界雖然看不見，但可以用聽覺、觸覺、嗅覺去感受，用雙手去創造屬於自己的年味。

對視障人士而言，口述影像把環境與步驟說清楚，讓他們能安全地參與下田摘蘿蔔、刨絲、翻炒等製作工序，從單純接受成品變成親身經驗。當一底蘿蔔糕蒸好端出來，那份年味不只在味道，而是在「我都參與到、我都做到」的踏實之中。

●蘿蔔觸感圖



世界黯淡心存太陽 歲月無聲愛作眼睛

國輝並非一開始就看不到。今年69歲的他因患有視網膜色素病變，約於50多歲開始視力變差，經醫生確診是遺傳病，其後視力逐步衰退。醫生當時還樂觀估計「應該80歲才看不到」，怎料他60歲已經失明。雖然他的世界從此黯淡無光，但國輝內心依舊存在着小太陽，他在太太與家人包容配合下慢慢適應過來，拒絕「收埋埋」而盡量把握機會逛街、旅行、「看」電影，繼續活出積極人生。

感恩太太扶持 主動幫忙摺衫

國輝坦言，起初自己也曾擔心失明後的生活，但認為適應主要看性格，「你能克服別人怎樣看你，就能出去參加活動、去聚會。」他又感恩過程中一直獲太太幫忙，所以現時亦會主動做家务如摺衣服、洗碗。「雖然只能在指定桌子上摺衣服，但我摺得很整齊呢！」他笑說。

失明後，國輝仍經常和太太旅行，「太太會口述給我聽，雖然我走沙漠和去大梅沙走

沙灘，腳下感覺差不多，但起碼能拍照留念，也算經歷過。」他還會和太太互相拍照，「雖然也不知道拍到什麼，能大約拍。」

部分電影提供口述影像

到戲院看電影，曾是夫妻二人的熱門消閒活動。國輝說，自己當年視力漸差，戲院燈一關，他只見到一片灰濛濛，只聽到聲音，「完全不知道在做什麼。」慢慢他變得不願意再去，後來到盲人輔導會受訓，得知部分戲院提供口述影像電影，「有些電影預錄口述影像，入場可以借耳機來聽。」自此他們偶爾會再進戲院。他直言，提供口述影像的戲院並不多，近年才稍為增加。

國輝覺得，最大的困難並非個人，而是社會仍未普遍理解視障人士為什麼需要口述影像，很多人會覺得「你看不到，為什麼還要『看』電影？」不過實際上欣賞電影不是只聽對白，口述影像能結合畫面與情節描述，

意義大不同。

太太口述作眼 加深夫妻理解

婉娥學習口述影像，亦讓夫妻間的溝通與理解加深。國輝憶述，家樓下有個渠蓋比地面高一兩吋，多年無人修理，以前太太每次帶他出門都會繞開兜圈，他一直不知道原因，「還以為那地方經常有狗的大小便。」後來婉娥透過口述影像，明白到需要從丈夫（視障人士）的角度，更清晰地描述讓其理解，所以之後不再一味帶國輝避開繞路，而是把他帶到渠蓋前，清楚告訴他「這裏凸起了」，並讓他用腳實際感受以免踢到絆倒，讓丈夫可以更安心。

●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盈盈



●左起：陶婉娥、尹國輝